

文化随笔

飘向天空的故乡絮语

徐兆宝

暮色四合时分，我总爱站在城市的高处向西眺望。虽然明知在这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再难寻觅那一缕袅袅升起炊烟，但记忆中的画面却愈发清晰：夕阳将沉未沉之际，青白色的烟霭自村落间缓缓升起，如同大地向天空诉说的絮语，又似母亲温柔的呼唤。这便是“飘向天空的故乡絮语”，是镌刻在每个游子心底最动人的诗行。

炊烟是农耕文明最温柔的印记。在《诗经》中，“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的记载，描绘的正是一位母亲为家人煮饭的辛劳场景。自神农氏教民稼穡以来，炊烟便成为华夏大地上最恒久的风景。它连接着土地与餐桌，沟通着劳作与休憩，是农耕社会最温暖的符号。陆游笔下“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的喜悦，正是从这炊烟中飘散出来的。

记得儿时的村庄，每到傍晚时分，各家的烟囱便陆续吐出炊烟。先是稀薄的一缕，继而渐浓，最后在屋顶上方形成一片轻柔的云。那时尚不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只觉得故乡的炊烟是最美的图画。炊烟升起处，必有一户人家，一口铁锅，一位操劳的母亲。范成大在《四时田园杂兴》中描述的“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生活图景，其休憩时刻必然伴随着炊烟的升起。这炊烟，是劳作的句号，是生活的逗号，是农耕文明绵延不绝的省略号。

对漂泊在外的游子而言，炊烟是乡愁最鲜活的图腾。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古绝唱，若细究起来，那“思故乡”的意象中，必有一缕炊烟在飘荡。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诗句中，比明月更牵动愁肠的，或许是记忆中故乡黄昏时分的袅袅炊烟。杜牧笔下“稚子牵衣问，归来何太迟”的场景中，牵动游子归心的，往往就是那一缕似有若无的炊烟，它如同故乡伸出的无形之手，在千里之外轻轻拉扯着游子的衣襟。

然而在现代都市中，我们再也见不到真正的炊烟。那些从工厂烟囱排出的浊烟，从餐厅厨房逸出的油烟，都与记忆中的炊烟相去甚远。真正的炊烟是有温度的，它带着柴火的噼啪声，铁锅的叮当响，以及饭菜的香气。苏轼笔下“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的精致享受，其源头也不过是一缕寻常的炊烟。每当我思乡情切，总会想起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那被火光映红的脸庞，那因蒸汽而湿润的鬓角，那在烟雾中时隐时现的背影。

炊烟中蕴含着中国人最朴素的生命智慧。“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孔子对颜回的称赞，道出了简单生活中的高尚境界。而炊烟，正是这种简朴生活的象征。它不需要华丽的排场，不讲究复杂的工序，只需一把柴火，一口铁锅，便能延续生命的温暖。古人在炊烟中悟道，庄子说“道在屎溺”，而道又何尝不在炊烟？那缓缓上升的烟霭，不正暗合了“无为而化”的自然之道吗？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超然心境，与炊烟随遇而安的姿态何其相似。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炊烟更是一种珍贵的精神救赎。我们追逐着各种虚幻的目标，却忘记了生活最本真的模样。白居易笔下“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简单情趣，在今日已成奢侈。而炊烟提醒我们：生命的真谛或许就藏在粥一饭的平淡之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真正的炊烟正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天然气取代了柴火，抽油烟机替代了烟囱，我们得到了清洁与便利，却失去了那份质朴的诗意。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感叹，在今天有了新的含义：乡村的儿童，或许连炊烟为何物都已不知。

炊烟的消失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更是一种文化记忆的断裂。古人云“礼失求诸野”，当城市文明日益浮躁时，乡村本应保存着那些最本真的文化基因。而如今，连乡村的炊烟都难觅踪迹，我们该去哪里寻找精神的故乡？李清照“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的孤寂，在今日演变成了守着没有炊烟的黄昏时，那无处安放的心绪。

然而，炊烟真的消失了吗？或许它只是变换了存在的形式。只要还有人能对故乡魂牵梦萦，炊烟就不会真正消散。它从现实的天空中隐退，却更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炊烟，永远是我们诗意栖居的证明。在这个变迁太快的时代，炊烟已化作飘向天空的故乡絮语，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精神纽带。

当暮色再次降临，让我们在心中升起一缕炊烟。它或许微弱，却从未断绝；它看似消散，实则永恒。泰戈尔说：“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炊烟虽会消散，但它确曾美丽地存在过，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故乡的天空中。而这飘散的絮语，终将在每一个思乡的夜晚，轻轻叩响我们心灵的门扉，提醒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回家的路。因为在那炊烟升起的地方，永远有人在等待，永远有一盏灯为我们点亮。

大暑：炎蒸乃如许 那更惜分阴

杨金志 郭慕清

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

元代文人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暑”是炎热的意思，相对于小暑，大暑更加炎热，“湿蒸交蒸”在此时节到达顶点。民俗有云，“小暑不见日头，大暑晒开石头”。

“大暑过后是立秋，正如大寒过后是立春，这其中表达了自然变化规律，同时，它确实曾美丽地存在过，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故乡的天空中。而这飘散的絮语，终将在每一个思乡的夜晚，轻轻叩响我们心灵的门扉，提醒我们：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回家的路。因为在那炊烟升起的地方，永远有人在等待，永远有一盏灯为我们点亮。”

古人认为，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这一时节，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误认为萤火虫由腐草变化而成；与此同时，天气闷热，土地潮湿，还常有雷雨倾泻。

大暑时节，阳光火辣辣倾泻下来，吸进肺腑的空气都是滚烫的，但是放眼望去，四野郁郁葱葱，木槿花开，荷花满塘，盛夏的炎热与潮湿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画卷，万物在蒸腾的暑气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无数文人墨客用诗词来刻画大暑，字里行间有炎热景象，也有纳凉雅趣，更有对时序轮转、万物更迭的哲思。

要论对大暑时节景致的描写，当属唐代元稹。

《咏廿四气诗·大暑六月中》不仅写出了大暑时节的气候特征，还写了避暑方式。诗曰：“大暑三秋近，林钟九夏移。桂轮开子夜，萤火照空时。瓜果邀儒客，菰蒲长墨池。绛纱浑卷上，经史待

风吹。”

翻阅书卷会发现，古人写大暑有几类“高频词”。除了白日的“骄阳”和“蝉鸣”，夜晚的“小扇”与“流萤”，也成为盛夏诗词的“标配”。

其中，小扇在夏日诗词里的“出镜率”格外高。这一时节，无论开窗纳凉，还是去山野避暑追风，小扇都是一宝。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苦热喜凉》，其中就有一句，“火云朝敛，金风俄扫扇”。

南宋诗人谢枋甚至以《扇》为题，作诗一首：“蒲葵也解归掌握，纨素未应捐篋中。莫把暗尘洒明月，好驱大暑来清风。”

飞舞的萤火虫是夏夜美景之一。寂静的夜晚，晚风吹拂，惊起星星点点的萤火之光，一闪一闪，点亮夜空。唐代诗人徐夤以《萤》为题作诗曰：“月坠西楼夜影空，透帘穿幕达房栊。流光堪在珠玑列，为火不生榆柳中。一一照通黄卷字，轻轻化出绿芜丛。欲知候候何时节，六月初迎大暑风。”

天地有序，征途不歇。宋代司马光作《六月十八日夜大暑》，既写了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也刻画了初秋将至、时光易逝的复杂情绪，感染了很多读者。诗曰：“老柳蜩螗噪，荒庭熠燿流。人情正苦暑，物怎已惊秋。月下濯寒水，风前梳白头。如何夜半客，束带谒公侯。”

“炎蒸乃如许，那更惜分阴。”炎夏无尽，时光无垠。暑雨泽万物，五粮蓄势生，在滚烫的日子里，不惧酷热，珍惜时光，阔步前行，怀揣“诗与远方”，奔赴一场山海。（新华社发）

文化随笔

唐诗中的胡姬

陈彦友

胡姬指的是我国古代，尤其是唐代，来到中原地区的西域异族女性。在璀璨浩瀚的《全唐诗》中，塑造了许多特征鲜明的形象。其中塑造胡姬形象的诗歌有四十首以上。《全唐诗》中明显出现“胡姬”两个字的诗歌十六首。有数十首写到与胡姬形象相关的形象或歌舞，如胡旋女、胡旋舞、柘枝舞等等。可见胡姬形象所代表的西域文化曾吸引着唐代众多文人名士。这些尚好饮酒赋诗的文人来到胡姬酒肆，亲身感受异域风情，写下了优美的诗篇来赞美或抒发他们对胡姬的印象。

唐代，西域和西方国家的商人到长安的很多。《旧唐书·西域传》说：“大蒙之人，西方之国，与时盛衰，随世通塞。勿谓戎心，不怀我德。贞观开元，薰街充斥。”在长安的西域和外国人，由此可想而知。“商胡”多集中在西市，而且资本雄厚。胡人来自西域的商人，其实就是带有波斯血统的粟特人，他们称粟特人为胡姬。“商胡”在长安经营商业，也是各色各样，稀奇古怪。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很多。他们经营的酒店多在长安西市和春明门至曲江池一带。胡姬酒肆里的酒都是从西域传人的美酒，像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又有“龙膏酒”，俱为时人所称美。苏鹗在《杜阳杂编》里称龙膏酒“黑如纯漆，饮之令人神爽”。

书写胡姬形象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当推李白，他写了众多有关西域文化的诗歌。西域风光、西域歌舞、西域服饰、胡客、胡马、胡姬、胡鹰、胡床、胡雁、胡麻……在李白诗歌中随处可见，如《于阗歌》《白头

吟》《白胡桃》《天马歌》《塞下曲》《秋浦歌》《独不见》等。诗中的西域意象，使其作品独具强烈的情感与想象空间，呈现出高远雄奇、慷慨阔达的风格。如在《少年行》之二中说：“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来。春风落花路，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在《前有樽酒行》一诗中：“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这首诗绘形绘色地描绘出了胡姬在酒店前边弹边唱，还要翩翩起舞的情景。

书写胡姬形象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岑参。岑参被称为唐代的边塞诗人，他的诗有很多涉及到西域文化的内容，如写西域的冰天雪地的景观、雪海沙场的壮烈、边塞鞍马风尘的征战生活等内容。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其中对西域雪景的描写也极富地域特色和浪漫美感，如“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玉门盖将军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岑参也有数首诗专门描写了胡姬与胡舞等内容，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等，这是以写实的笔法对当时招待席上的情景所作的文学性的记录。如《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归去不得意，北京关路除。却投晋山老，愁见汾阳花。翻作灞陵客，怜君丞相家。夜眠旅舍雨，晓辞春城鸦。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为问太原贤主人，春来更有新诗否。这首诗约作于安史之乱前天宝十二年间（公元753年），当时岑参39岁，已经从安西回到长

安，为国效劳的壮志未酬，诗中自然流露出人生不得意的失落之感。此诗中，胡姬被塑造成一个能与自己共同品诗饮酒的形象。岑参写下了不少送别诗，诗中不乏“胡姬”形象，如《青门歌送东台张判官》中：“青门金锁平且开，城头日出使车回。青门柳枝正堪折，路傍一日几人别。东出青门路不穷，驿楼官树绿陵东。”

与初盛唐的歌舞飞扬、笑颜逐开的胡姬形象不同，中晚唐的一些诗作中写到的胡姬形象往往充满幽怨的愁思。如：“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心知旧国西州远，西向胡天望乡久。”（李益《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等。这些诗生动地展现了胡姬那愁苦忧郁的心境，其神态展现的是一种难于言说的思乡之情。另外，无名氏的《琵琶》：“满座红妆尽泪垂，望乡之客不胜悲。”这些诗句更是把胡姬那望乡而泣的情态写得令人顿生怜悯之心。即使是岑参的送别诗也有此类描写，如《胡姬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总的来说，诗人在写胡姬的悲凉，写她们表面华丽热闹背后有家难归、有家难回的凄凉人生时，实际上是在慨叹诗人自己的不幸命运，是他们在仕途失意、前途未卜的人生境遇中，对自我的影射式书写。他们的内心往往愁苦难言，不禁感慨“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可见，书写胡姬的思乡愁情和凄惨命运，一方面表现了唐代诗人们对异域来到中原的胡姬们的同情，更多的则是诗人自我失落心理的折射。



烙舞千年 踏地为诗

7月18日，彝族打歌队的两名队员在训练间隙休息。



2025年“鼓岭缘”中美青少年合唱周闭幕演出在京举办

7月16日，2025年“鼓岭缘”中美青少年合唱周闭幕演出在中央歌剧院举办。此次活动以“歌唱和平”为主题，中美青少年用歌声唱响青春、和平与友谊。

文化看台

欢度彝族火把节

7月18日晚，海坪彝族火把节活动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野玉海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欢度火把节。

彝族打歌，又称“踏歌”，是融歌、舞、乐于一体的民族艺术瑰宝，是彝族人民抒发情感、表达心声的重要方式，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新华社发）



文化随笔

列车上的时光书简

李静

公的脚步蜿蜒前行，而当主人公行至命运的十字路口，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凝固。我就会合上书页，仿若置身于故事的幕后，与作者并肩而立，开始一场灵魂的对话，揣测着他心中那尚未落墨的篇章。

在这短暂的停顿里，我的思绪如同脱缰之马，肆意驰骋于故事的原野。我端详着主人公一路走来留下的足迹，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皆是命运埋下的伏笔。我想象着他在风雨欲来的前夕，眼中闪烁的光芒，是坚毅，还是彷徨？每一种可能，都似一条无形的丝线，牵动着故事的经纬，编织出千变万化的未来图景。

或许，命运会为他安排一场突如其来的救赎，让那隐藏在黑暗中的援手，成为照亮前路的光；又或者，他将在荆棘丛中独自挣扎，用破碎的灵魂拼凑出重生的铠甲。而我，在这一次次幻想中，仿若与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怎么选择，为何我也会如此焦

虑，感慨命运多舛，我能感受到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也不禁感叹作者的精妙，心里对人生的曲折不约同频叹息。

待再次翻开书，无论故事走向何方，我都深知，这一程与主人公共赴命运之旅的旅程，亦是我与内心深处自己悄然对话的时光，在他人的故事里，探寻着自我生命的答案，让每一次阅读，都化作一场深刻而动人的灵魂修行。看着窗外，我不禁遐想，若是书中的作者也见到这般景致，会如何将其融入故事之中？或许那片田野会成为主人公心灵的慰藉之所，在麦浪的低语中找到生活的希望；又或许那座山峦会藏着一段神秘的过往，等待着主人公去揭开岁月尘封的秘密；而那河流，可能流淌着主人公的思念与眷恋，波光里倒映着往昔的回忆。我在心中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故事版本，仿佛与作者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在文字与风景的交融中，碰撞出灵感的花火。

火车继续前行，时光在书页的翻动和风景的变换中悄然流逝。在这小小的车厢里，我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扇车窗，让枯燥的旅途变得充满诗意与遐想。

这是一场心灵的旅行，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穿梭，在自然与文学的怀抱中栖息。当终点的站台渐渐映入眼帘，我轻轻合上书本，带着满满的思绪和宁静的心灵，准备迎接新的旅程，而这段火车上的时光，将成为记忆中一枚闪亮的书签，夹在岁月的书页里，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与温暖。